

# YIGERENDE JIAHE

## 一个人的嘉禾

文/李满星

——

沿着西宝高速公路西行，远远看见在高速路北侧的高台上，矗立着一尊手抱谷捆的后稷的高大塑像，一种游子归乡的亲切感和为故土而自豪的感情油然而生。

陕西杨凌是一座小城，以袖珍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在全国地图上，常常也难以找到它的芳踪，它没有大都市的熙攘喧嚣，但内涵却博大精深。杨凌是后稷教稼之地，是华夏5000年农业文明的源头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石，都隐藏着说不尽的故事。如今，杨凌是我国惟一的农业科学城，也是国家级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。信步向教稼园走去，远远地看见公园入口处“教稼园”三个绿色大字。其下方罗列着五个仿古石制农具；顶部为五谷“粟、麦、

稻、稷、豆”的字样和图形，以表明小城的特色。

进入大门，通道上那12个阴阳大脚印清晰可见，昭示着这座小城悠远的历史。圆形广场中央立着一方形高台，顶部为花岗岩农耕《授时图》，台四角各设置一个花岗岩景观圆球，球内侧刻有“春、夏、秋、冬”字样，与《授时图》的农时相呼应。

广场以北通向教稼台的通道两边共摆放有10个巨型粮缸。缸体缠绕着粗麻绳，刻有甲骨文“粮”字。高台上，矗立着高大的后稷雕像，传递着中国农耕文明发源地的信息。

拾级而上，登上高大的后稷台，土台长178米，宽67米，高8米，总面积1.2万平方米。登上更高一层后稷像下的观景平台，极目远眺，小城风光尽收眼底。渭河两岸滚滚麦浪，园内深处，阡陌纵横，水车翻动，水流潺潺，一派旖旎的田园风光。



## 二

这块土地处于八百里秦川的西部，南临渭河，挹太白之秀，东带长川，西冀凤岗，北负周塬，漆水、渭水环绕，堪为形胜之地。自远古以来，我们的祖先后稷坚守在这一片黄土地上教民稼穡，把民众带入农耕社会，开创了人类文明的“第一次浪潮”。

据历史记载，在远古时期，此地为炎帝后裔姜姓部落的封地，称有邠国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当地文物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刻有“邠市”字样的陶器。经丈量，现在的揉谷乡姜嫄村一带，是有邠国的中心。千万年沧海桑田，渭河渐渐北移，“邠市”也随着向东北方向搬迁。秦汉时期，已移到了今法禧疙瘩庙一带。



唐虞时代，北部的黄帝部落与西部的炎帝部落长年征战不休。为了缓和部族矛盾，炎、黄二人抛弃前嫌，开始了合作。他们在两个部落交界处，共建了一个小城堡，最初叫“郃市”，随后改名为“郃亭”，后又改名为“郃城”，也曾叫过“郃县”，最后定为“郃国”。上古五帝之一的帝喾就从今黄陵县一带迁封过来，成为郃国的王。而炎帝也把自家的孙女姜嫄，一位娴淑、漂亮的女子，嫁给了帝喾，是为帝喾的元妃。这可能是最早融洽两方关系的“和亲”吧。帝喾与姜嫄的结合，是华夏民族一统的标志。姜嫄母仪天下，带领华夏始祖迈开由原始走向文明的第一步，其功绩“经天纬地，无与伦比”。

应该是在一个春日融融的好天气，莺飞草长，杂花生树，景色宜人。姜嫄出巡，野外春游踏青，途至邠州（今陕西省彬县）南门外，看见一个巨大的足印，感到非常惊奇。便将自己纤柔的脚板踏上去，想比试一下巨人足印大过自己的多少。姜嫄由此而身怀六甲。

对于这个姜嫄履迹的传说，历代典籍中几乎都有记载。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说：“姜嫄出野，见巨人迹，心忻然说，欲践之。践之而身动如孕者。”撰史严谨如司马迁者，对此深信不疑，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，甚至也采用了这一传说。

在杨凌县城小南门外，有一块名胜叫作“姜嫄履迹坪”；县城里还有个隘巷，传说就是当年姜嫄生下姬弃后将他抛弃的那条陋巷，该地位于紫薇山西侧；还有个“狼乳沟”，传说是姜嫄二次将姬弃抛弃于此，母狼知其神异，主动用狼乳喂养姬弃的地方。

据史书记载，姜嫄“性清静专一，好种稼穡”。在民间传说里，姜嫄也是个种庄稼的能手。原始社会早期，人们完全靠大自然的恩赐，春吃草根，夏食野菜，秋摘野果，冬猎野兽。然

而，随着族群人口不断增加，食物渐渐短缺。特别是到了冬天，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，无处采集野菜、野果，整天打不到野兽，不得不忍饥挨饿，空腹度日。姜嫄关心着族群人们的饥饱，带领人们尝试开辟新的食物源。她从野生的植物开花结果受到启发，培育作物，试图让人们摆脱半饥饿的生活。

### 三

离开教稼园，沿着渭河西行数里，渭河北岸有一个以圣母姜嫄的名字命名的村庄，这里建有姜嫄祠。

从周开始，经秦汉，一直到唐宋，历朝历代对这座姜嫄祠多有修葺，姜嫄不仅享受着官方的祭祀，民间百姓也常来跪拜，祠里香火一直不断。然而，到了元末明初，由于战乱不已，姜嫄祠逐渐败落，仅剩几间破烂不堪的宗祠大殿。

据村民介绍，大约600年前，山西大槐树下的马氏兄弟二人逃荒到了这座祠堂暂且栖身。后来，他们在此成家立业，依祠堂为界，老大一家居住在祠堂以西；老二一家居住在祠堂以东。经过数十代繁衍，这里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，名曰“姜嫄村”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村民重修姜嫄祠，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竣工。据载，复修的姜嫄祠飞檐斗拱，金碧辉煌。在姜嫄西堡的大城门楼上，镶有一大木碑，上书《有郃圣地》。姜嫄东堡的城门楼上，镶有一砖碑，上书“时维姜嫄”。

不幸的是，这座巍峨的祠堂在上世纪70年代被毁，仅留下一块石碑，诉说着远古圣母姜嫄的故事。1983年10月，此地立起“姜嫄遗址”的石碑。2001年10月，姜嫄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，捐款10余万元重修古祠。

据村民介绍，在武功老县城还有一座姜嫄



墓。我依然逸性正浓，沿着新修的武杨公路北行10公里赶到了武功镇，又辗转打听，来到这座小镇西侧的小华山。穿过山脚下的关公祠、半山腰的绿野书院遗址，沿着陡峭的台基拾阶而上，在塬顶找到了姜嫄墓。只见墓地依山为冢，中央高高隆起，两旁横拱如翼，当地人称其为“飞凤穴”。那墓冢并不大，也不显巍峨，松柏环抱，显得有点冷清。如果不是清代陕西督学吴大澂篆书“姜嫄圣母之墓”碑铭立于墓前，一般人会完全忽略。

虽然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被传为姜嫄墓的遗迹。但据专家考证，其他的“均为后世人所附会”，惟有这座是可信的。我伫立在墓前，点燃了香烛，祭奠这位远古的圣母。

在姜嫄祠，正月二十三日即姜嫄圣母圣诞之日，村人举行祭奠盛会，祷告圣母保佑来年五谷丰登。村俗云：“姜嫄人再穷，圣母年戏不能断！”

在姜嫄墓，每年正月十六和六月初七，周边的百姓举行盛大的祭祀，各秧歌队、社火队轮番表演，唱进香歌，陈列五谷，焚香点烛，燃黄表纸，诵读祭文，极其庄重。

#### 四

后稷出世标志着华夏民族远古半神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，进入信史时代。后稷是中国上古文献中最先记载的两个人物之一，另一个为夏禹。顾颉刚认为：“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，那时人们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……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，而并没有更远的各族共同公认的始祖。”

好种稼穡的姜嫄教自己的儿子姬弃种植桑麻五谷。姬弃长大成人后，很快成为种庄稼的好手，并且能因地制宜，适时播种，他所种的谷物正如《诗经·生民》记载的那样：“实方实苞，实种实稂，

实发实秀，实坚实好，实颖实粟。”很受人们称赞。姬弃也因此而远近传名。

帝尧听说后，就聘请姬弃为农师，让他管理与指导天下农业各方面的事情。弃在任期间，大力推广耕种技术，农业发展相当迅速，使人们告别了半饥饿的生活。由于他发展农业有功，帝尧就封他于郃地，号曰后稷，别姓姬氏。

到了舜帝时代，洪涝频繁，待大禹治理洪水后，又出现了赤地千里的旱灾，舜乃命之曰：“弃！黎民阻饥，汝居稷，播时百谷。”弃为解决百姓的口粮，奔走各地，教民稼穡，播种百谷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农耕知识传授给人们。人们逐步摆脱了靠打猎、捕鱼和采食野果为生的生活，开始了有规律的农业生产。

不惟书史上对弃的功绩有详实的记载，数千年民间传说里，也传颂着他的故事。而且在民间传说中，后稷的功劳甚至不仅局限于稼穡。

## 五

据历史记载，后稷去世后，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劳，将他葬在山环水绕的“都广之野”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称：“（都广之野）有膏菽、膏稻、膏黍、百谷自生，冬夏播琴，鸾鸟自歌，凤鸟自舞，灵寿实华，草木所聚，相群爱处。此草地，冬夏不死。”可谓世间的一方仙国乐园，古神话传说的“天梯”、“建木”就在附近。

后稷教民稼穡的功业，数千年积淀在民众的记忆密码中。

走下小华山，我来到武功镇东的漆水河畔，这里有一座被列为“关中四大名台”之首的教稼台，为周人始祖后稷教民稼穡的历史遗

迹，是全国惟一的一处古农业名胜。

绕台一周，可以看到，教稼台为覆斗形，同古代粮食量具——斗极为相似，台高9米，其数字蕴含后稷为王，享受人世间极高的尊荣；每边长12米，预示着一年12个月；整个古台古朴典雅，别具一格，辟四门洞，互相连通，寓意一年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；台体四周，护栏桩数恰好为24级，隐含24节气；前台阶分别为五级和六级，象征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

在武功镇的北边，有座山名曰稷山。山之上，还建有一座后稷祠。

对后稷的敬仰，构成了华夏民众普遍的文化记忆。庆贺禾稼盈收，祈求五谷丰登，成为当地民众祭祀后稷的主要目的。

每年农历十一月间，在武功镇东的漆水河滩，陕、甘、宁、青、内蒙等地数十万的农民自发在此举办盛大古会，男女老少成群结队，晚上露宿河滩，以表丰收不忘后稷之念。

后稷开启农业文明之功，不仅积淀在华夏民族情感记忆中，甚至已衍生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，对历朝历代政治生活、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、文化艺术的审美心理，乃至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教稼台是后稷身体力行写在大地上的华夏农业史，记载着民族发端，记载着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文明之光，是屹立在神州大地上的丰碑。

正如教稼台前勒石上刻诗：

后稷封郃千古颂，  
教稼伟业万民敬。  
借问神州山和水，  
粮食炎黄有谁比。